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WENYI CHUBANSHE

萧红文集

散文诗歌及其它



1911-1942

萧红文集

· 散文诗歌及其它

张毓茂 阎志宏 编 书

ANHUI WENYI CHU BANSHE

安徽文艺出版社

萧红文集·散文诗歌及其它 **张毓茂 阎志宏 编**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4

字数:390,000

版次: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12-5/I·1404

定价:16.4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 散文

- | | |
|----|---------|
| 3 | 离去 |
| 6 | 太太与西瓜 |
| 8 | 中秋节 |
| 10 | 渺茫中 |
| 12 | 烦扰的一日 |
| 17 | 破落之街 |
| 20 | 夏夜 |
| 24 | 蹲在洋车上 |
| 30 | 镀金的学说 |
| 37 | 小六 |
| 41 | 饿 |
| 46 | 三个无聊人 |
| 50 | 祖父死了的时候 |
| 54 | 初冬 |
| 58 | 过夜 |
| 63 | 家庭教师 |

69	索非亚的愁苦
76	同命运的小鱼
81	春意挂上了树梢
84	公园
87	册子
92	剧团
96	白面孔
99	欧罗巴旅馆
103	女子装饰的心理
106	雪天
109	他去追求职业
111	来客
113	提篮者
116	搬家
120	最末的一块木料
122	黑“列巴”和白盐
124	度日
126	飞雪
129	他的上唇挂霜了
132	当铺
135	借
138	买皮帽
141	新识
144	“牵牛房”
146	十元钞票
149	几个欢快的日子

154	女教师
157	小偷、车夫和老头
160	家庭教师是强盗
162	又是冬天
165	门前的黑影
168	决意
170	患病
174	十三天
176	最后的一星期
180	孤独的生活
184	红的果园
187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89	感情的碎片
191	天空的点缀
194	失眠之夜
198	在东京
203	火线外(二章)
208	一条铁路的完成
215	一九二九年的愚昧
221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227	记鹿地夫妇
237	无题
241	放火者
246	鲁迅先生记
248	滑竿
252	林小二

256 回忆鲁迅先生

○ 书信

295 致萧军(11封)
322 致华岗(2封)
326 寄东北流亡者
329 致白朗
330 “九一八”致弟弟书

○ 诗歌

339 可纪念的枫叶
340 偶然想起
341 静
342 栽花
343 公园
344 春曲(6首)
347 八月天
350 幻觉
354 苦杯(11首)
359 沙粒(36首)
369 拜墓诗
371 一粒土泥

○ 附录

- 375 许广平：追忆萧红
383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388 绿川英子：忆萧红
393 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鲁迅先生的宴会
410 绀弩：在西安
416 靳以：悼萧红
420 骆宾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440 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
447 梅志：“爱”的悲剧

477 ○ 萧红年谱

散

文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离 去

黎文近两天尽是幻想着海洋；白色的潮呵！惊天的潮呵！拍上红日去了！海船像只大鸟似的行走在浪潮中。海震撼着，滚动着，自己渺小得被埋在海中似的！

黎文他似乎不能再想。他走在路中，他向朋友家走去，朋友家的窗子忽然闪过一个影子。

黎文开门了！黎文进来了！即使不进来，也知道是他来了！因为他每天开门是那种声音，急速而响动。站到门栏，他的面色不如往日。他说话声，更沉埋了。

“昨晚我来，你们不在家，我明天走。”

“决定了吗？”

“决定了。”

“集到多少钱？”

“三十块。”

这在朋友的心中非常刺痛，连一元钱路费也不能帮助！他的朋友看一看自己的床，看一看自己的全身，连一件衣服为着行路人也没有。在地板上黎文拿起他行路用的小提包。他检查着：灰色的衬衫，白色的衬衫，再翻一翻，再翻一翻，没有什

么了！碎纸和本子在里面。

一件棉外套，领子的皮毛张起着，里面露着棉花，黎文他现在穿一件夹的，他说：

“我拿这件大氅送回主人去。”

“为什么要送回去？他们是有衣服穿的，把它当了去，或是卖，都好。”

“这太不值钱，连一元钱也卖不到。”

“那么你送回家去好啦！”

“家吗？我不回家。”

黎文的脸为这突然的心跳，而充血，而转白。他的眼睛像是要流泪样，假若谁再多说一句话关于他的家。

昨天黎文回家取衬衫，在街口遇见了小弟弟。小弟弟一看见哥哥回来，就像报喜信似的叫喊着：“哥哥回来了！”每次回家，每次是这样，小弟弟颤动着卖烟卷的托盘在胸前，先跑回家去。

妈妈在厨房里问着：“事忙吗？怎么五六天不回家？”

因为他近两个月每天回家，妈妈欣喜着儿子找到职业。黎文的职业被辞退已是一星期，妈妈仍是欣喜着。又问下去：

“你的事忙吗？你的脸色都不很好，太累了吧！”

他愿意快些找到他的衬衫，他愿快些离开这个家。

“你又是想要走吗？这回可不许你走，你走到哪就跟到哪！”

他像个哑人，不回答什么！后来妈妈一面缝着儿子的衣裳，一面把眼泪抹到袖边，她是偷偷抹着。

他哄骗着母亲：“快要吃完了吧！过两天我能买回来一袋子面。是不是？那够吃多半个月呢！”

妈妈的悲哀像孩子的悲哀似的，受着骗岔过去了。

他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离家，将来或者能够再看见妈妈，或者不能够。因为妈妈现在就够衰老的了。就是不衰老，或者会被忧烦压倒。

黎文的心就像被摇着的铃似的，要把持也不能把持住。任意地摇吧！疯狂地摇吧！他就这样离开家门。弟弟，妈妈并没出来相送，妈妈知道儿子是常常回家的。

黎文他坐在朋友家中，他又幻想着海！他走在马路上，他仿佛自己的脚是踏在浪上。仿佛自己是一只船浮在马路上，街市一切的声音，好像海的声音。

他向前走着，他只怕这海洋，同时他愿意早些临近这可惊怕的海洋。

太太与西瓜

五小姐在街上转了三个圈子，想走进电影院去，可是这是最末的一张免票了，从手包中取出来看了又看仍然是放进手包中。

现在她是回到家里，坐在门前的软椅上，幻想着她新制的那件衣服。

门栏外有个人影，还不真切，四小姐坐在一边的长椅上咕哝着：“没有脸的，总来有什么事？”

一个大西瓜，淡绿色的，听差的抱着来到眼前了。四小姐假装不笑，其实早已笑了：“为什么要买这个，很贵呢。”心里是想，为什么不买两个。四小姐把瓜接过来，吩咐使女小红道：

“刀在厨房里磨一磨。”

淡绿色的西瓜抱进屋去，四小姐是照样地像抱着别人给送来的礼物那样笑着，满屋是烟火味。妈妈从一个小灯旁边支起身来摇了摇手，四小姐当然用不着想，把西瓜抱出房来。她像患着什么慢性病似的，身子瘦小得不能再瘦，被个大西瓜累得可怜，脸儿发红，嘴唇苍白。她又坐在门前的长椅上。

五小姐暂先把新制的衣裳停止了幻想，把那个同玩的男

人送给的电影票忘下，红宝石的戒指在西瓜上闪光：“小红，把刀拿来呀！”

小红在那里喂猫，喂那个天生就是性情冷酷黑色的猫，她没有听见谁在呼喊她。

“你，你耳聋死……”

“不是呀，刘行长的三太太，男人被银行辞了职，那次来抽着烟就不起来，妈妈怕她吃了西瓜又要抽烟。”四小姐忙说着，小红这次勉强算是没有挨骂。

西瓜想放在身后，四小姐为了慌张没有躲藏方便，那个女客人走出来看着西瓜了。妈妈说着：

“不要吃西瓜再走吗？”

小姐们也站起来，笑着把客人送走。

她们这回该集拢到厅堂分食西瓜来，第一声五小姐便嚷着：“我不吃这样的东西，黄瓜也不如。”

抛到地板上，小红去拾。

太太下着命令叫小红去到冰箱里取那个更大的田科员送来的那个。

她们的架子是送来的礼物摆起来的！她们借别人来养自己的脾气。做小姐非常容易，做太太也没有难处。

小红去取那个更大的去，已经拾到手的西瓜被吐啦，舍不得地又丢在地板上。

站在门栏处送来礼物的人也在苦恼着。

“为我找了十元一月薪金厨夫的职业，上手就消费了三元。”

但是他还没听见五小姐说的“黄瓜也不如”呢。

中 秋 节

记得青野送来一大瓶酒，董醉倒在地下，剩我自己也没得吃月饼。小屋寂寞的，我读着诗篇，自己过个中秋节。

我想到这里，我不愿再想，望着四面清冷的壁，望着窗外的天云。侧倒在床上，看一本书，一页，两页，许多页，不愿看。那么我听着桌子上的表，看着瓶里不知名的野花，我睡了。

那不是青野吗？带着枫叶进城来，在床沿大家默坐着。枫叶插在瓶里，放在桌上，后来枫叶干了。坐在院心，常常有东西落在头上，啊，小圆枣滚在墙根外。枣树的命运渐渐完结着。晨间学校打钟了，正是上学的时候，梗妈穿起棉袄打着嚏喷在扫俚在墙根哭泣的落叶。我也打着嚏喷。梗妈捏了我的衣裳说：“九月时节穿单衣服，怕是害凉。”

董从他房里跑出，叫我多穿件衣服。

我不肯，经过阴凉的街道走进校门。在课室里可望到窗外黄叶的芭蕉。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地向我问：

“你真耐冷，还穿单衣。”

“你的脸为什么紫色呢？”

“倒是关外人……”

她们说着，拿女人专有的眼神闪视。

到晚间，嚏喷打得越多，头痛，两天不到校。上了几天课，又是两天不到校。

森森的天气紧逼着我，好像秋风逼着黄叶样，新历一月一日降雪了，我打起寒颤。开了门望一望雪天，呀！我的衣裳薄得透明了，结了冰般的。跑回床上，床也结了冰般的。我在床上等着董哥，等得太阳偏西，董哥偏不回来。向梗妈借十个大铜板，于是吃烧饼和油条。

青野踏着白雪进城来，坐在椅间，他问：“绿叶怎么不起呢？”

梗妈说：“一天没起，没上学，可是董先生也出去一天了。”

青野穿的学生服，他摇摇头，又看了自己有洞的鞋底，走过来他站在床边又问：“头痛不？”把手放在我头上试热。

说完话他去了，可是太阳快落时，他又回转来。董和我都在猜想。他把两元钱放在梗妈手里，一会就是门外送煤的小车子哗铃地响，又一会小煤炉在地心红着。同时，青野的被子进了当铺，从那夜起，他的被子没有了，盖着褥子睡。

这已往的事，在梦里关不住了。

门响，我知道是三郎回来了，我望了望他，我又回到梦中。可是他在叫我：“起来吧，悄悄，我们到朋友家去吃月饼。”

他的声音使我心酸，我知道今晚连买米的钱都没有，所以起来了，去到朋友家吃月饼。人嚣着，经过菜市，也经过睡在路侧的僵尸，酒醉得晕晕的，走回家来，两人就睡在清凉的夜里。

三年过去了，现在我认识的是新人，可是他也和我一样穷困，使我记起三年前的中秋节来。